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HUI HUA FENG GE DE XING BIE MO SHI YAN JIU

会话风格的性别模式研究

——以电视媒体会话为例



马继红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出站报告系列丛刊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出站报告系列丛刊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出站报告系列丛刊

会话风格的性别模式研究

——以电视综艺会话为例



王德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会话风格的性别模式研究

——以电视媒体会话为例

马继红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勇军

责任校对：王小芳

封面设计：杨 兵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会话风格的性别模式研究 / 马继红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7

ISBN 978-7-5614-6035-1

I. ①会… II. ①马… III. ①性别差异—社会语言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2205 号

书名 会话风格的性别模式研究

著 者	马继红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6035-1
印 刷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mm×210mm
印 张	7.625
字 数	20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在这春暖花开、牡丹飘香的美好时节，喜闻马继红的专著《会话风格的性别模式研究》即将出版。作为他的导师，在为他感到高兴的同时，我也很乐意为一本书作序。

在欧美等西方国家，语言与性别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7世纪，欧洲的人类学家就已经发现，在某些“原始”部落里，男女使用不同的语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男女使用语言在语音、词汇和句法上存在显著差异。20世纪60年代中期，社会语言学在美国诞生，语言变异研究成为该学科的主流课题。变异学派的创立者 Labov 把社会学中的定量分析方法引入到语言学研究，运用统计手段揭示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极大地拓展了语言学的研究视野。Labov 在纽约所做的经典研究发现，说话人的发音与其社会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即说话人的社会地位越高，就越有可能使用标准变体。该研究还发现，说话人的性别也对语言变体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在同一社会阶层内，女性比男性更多地选择标准变体。由于 Labov 收集了大量可靠的数据，并采用了统计方法进行定量分析，他所得出的结论较之前人更为可信、更具说服力。

1975年，美国语言学家 Lakoff 的发轫之作 *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 在学界掀起了语言与性别研究的新高潮。此后，

以性别语言为主体、以定量分析为手段的研究层出不穷。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纷纷结合自身的学科特征来研究语言与性别之间的关系,使得该领域的研究与人类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交际学等学科紧密结合,形成了以多学科交叉为特征的繁荣景观。今天,西方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已取得了累累硕果,其观察视野、理论构建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语言与性别研究业已成为当今社会语言学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

在国内,语言与性别研究长期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所幸的是,随着社会语言学的不断升温,国外的相关书籍和论文不断传入中国,无论是外语界还是汉语界的学者,均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然而,与西方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相比,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学习、借鉴和模仿的阶段,许多文献以介绍西方理论、考察英语语料为主,而以汉语为语料、以创新为目标的研究则凤毛麟角。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本书作者选择了语言与性别作为研究的课题,以汉语为语料,在借鉴并改进西方最新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考察了会话风格的性别模式。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首先对国内外语言与性别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和细致的梳理,深入分析了前人在该领域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模型。然后以此为基础设计出了研究方案:运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采集两个汉语电视节目的会话为语料,区分不同的会话类型,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打断、话语量、最简反馈三个语言变量的性别模式。最后,作者对获得的数据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指出了研究的不足和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通过研究,作者发现在汉语语境下,男性更多地使用竞争性会话风格,而女性则倾向于使用合作性会话风格。这一结果与国

外学者发现的模式基本一致，从而印证了男女会话风格差异的总体图景。然而，从具体的语言变量来看，该研究也发现了一些不同的规律。例如，国外的研究发现男性之间的会话打断基本相等，而该研究却显示，尽管这一规律适用于合作性会话，但在竞争性会话中，男性间的竞争性打断却呈显著性差异，这说明会话风格还受到会话语境和会话目的的制约。另外，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多使用最简反馈，而此项研究却发现，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是性别因素，而是会话目的，因为在合作性会话中，最简反馈的数量远远高于竞争性会话，并且这种差异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该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作者对会话的类型进行了区分，从研究结果来看，会话目的确实也对具体的变量产生了影响，而对不同类型的会话语料不加区分，混杂在一起的做法，恰恰是前人研究的一大缺陷。此外，作者还考虑到了社会身份的多维性，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纷繁复杂，所扮演的角色多重交叉，加之性别与年龄、阶层等因素密不可分。因此，要把性别因素单一化独立出来研究似乎不太可能。

以本土化研究为立足点，以西方最新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以借鉴和创新为目标，这些都是本书的亮点。作为研究外语的中国学者，我始终认为，学习和介绍国外的理论与方法固然重要，但我们无须“言必称希腊”，因为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洋为中用”。目前，语言与性别研究的许多结论其实是“英语与性别”。这些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下的性别模式究竟呈现出哪些共性和特性？作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界的一员，我们必须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鉴于此，本书不失为这方面的一次有益尝试。

李经纬

2012年4月于洛阳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引言	(1)
1.2 研究意义	(3)
1.3 研究过程	(4)
1.4 全书结构	(5)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述评	(6)
2.1 国外语言与性别研究	(6)
2.1.1 早期研究	(6)
2.1.2 变异研究	(11)
2.1.3 Lakoff 假设	(20)
2.1.4 会话风格	(29)
2.1.5 理论阐释	(37)
2.2 国内语言与性别研究	(48)
2.3 研究评述	(51)
2.3.1 二元与多元	(55)
2.3.2 形式与功能	(57)
2.3.3 局部与整体	(60)
2.4 小结	(61)

第三章 理论基础	(64)
3.1 性别的界定	(64)
3.2 会话分析	(65)
3.3 话轮转换机制	(67)
3.4 会话风格变量的界定	(70)
3.4.1 打断和重叠	(70)
3.4.2 话语量	(93)
3.4.3 最简反馈	(95)
3.5 实践社团理论	(102)
3.6 社会身份理论	(105)
3.7 小结	(106)
第四章 研究设计	(109)
4.1 研究方法	(109)
4.2 研究对象	(111)
4.3 语料收集	(113)
4.4 研究问题	(118)
4.5 数据分析与统计	(120)
第五章 会话风格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121)
5.1 打断的性别模式	(122)
5.1.1 竞争性会话中打断的性别模式	(123)
5.1.2 合作性会话中打断的性别模式	(129)
5.1.3 年龄对打断的影响	(135)
5.1.4 会话类型对打断的影响	(137)
5.1.5 讨论	(138)
5.2 话语量的性别模式	(148)
5.2.1 竞争性会话中话语量的性别模式	(149)
5.2.2 合作性会话中话语量的性别模式	(152)
5.2.3 年龄对话语量的影响	(155)

5.2.4 讨论	(157)
5.3 最简反馈的性别模式	(160)
5.3.1 竞争性会话中最简反馈的性别模式	(162)
5.3.2 合作性会话中最简反馈的性别模式	(165)
5.3.3 年龄对最简反馈的影响	(168)
5.3.4 会话类型对最简反馈的影响	(169)
5.3.5 讨论	(171)
5.4 小结	(176)
第六章 总结	(177)
6.1 主要研究发现	(178)
6.1.1 打断的性别模式	(178)
6.1.2 话语量的性别模式	(179)
6.1.3 最简反馈的性别模式	(180)
6.2 研究启示	(182)
6.3 研究的局限性	(184)
参考文献	(185)
附录1 转写符号	(204)
附录2 合作性会话样本	(205)
附录3 竞争性会话样本	(219)

第一章 绪 论

1.1 引言

语言是一种高度规范化的符号系统，是形式与意义的结合体。语言产生于社会，并反映社会；社会不是独立于语言而存在的，而是语言参与建构的产物。语言与社会不是单向、静态的关系，而是双向、动态的关系。语言通过反复使用，通过历史的传承来影响社会，而身份、阶层、种族等社会因素对语言形成映照。语言不仅可以用于思维与交流，还可以用来显现个人的身份等社会属性。

性别是个人身份最重要的特征。Yelland (1998) 指出，性别身份的认同是人一生中最基本的社会范畴化过程；心理学家 Bem (1993) 认为，性别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社会范畴 (social category)。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决定了语言与性别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一方面，性别因素深深根植于语言符号之中，并通过多种方式在交际实践中体现出来。例如，在英语中，boy/girl, man/woman 等词汇可以直接用来指示性别；pretty 和 handsome 均有“漂亮”之意，但一般前者用来形容女性，后者则往往形容男性。无独有偶，汉语中也有对应的区分，“漂亮”一般形容女性，“英俊”则形容男性。另一方面，语言符号具有特定的社会意义，它可以作为建构性别身份的手段。语言系统层面上的语

音、语法、词汇均可用以显示说话者的性别倾向和自我形象。

语言学家 Elizabeth Strand 和 Keith Johnson (1996) 曾运用语音手段使得 sod 一词中“s”的发音介于 [s] 与 [ʃ] 之间, 然后随机抽取给受试听, 同时用图片把这些发音与男女说话人的形象随机搭配, 要求受试判断听到的是 sod 还是 shod。结果发现当图片显示为女性时, 受试判断为 shod, 而当他们看到男性的图像时, 大多判断为 sod。这一实验表明, 特定音素的发音变异会使其与特定的性别相关联, 从而具有社会意义。

事实上, 自从人类有思想记录以来, 语言与性别的关系就引起了人们的长期关注。人们特别感兴趣的是, 两性如何在交际过程中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思想, 科学研究是否可以证明这些差异确实存在。目前, 有文献记载的研究至少有 300 多年的历史, 但这一领域的科学化和系统化研究还只有短短 40 余年。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 随着社会语言学的诞生和西方女权运动的再度兴起, 语言与性别迅速成为现代语言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其影响之广, 来势之猛, 大有铺天盖地之势。

今天, 语言与性别研究已经成为社会语言学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 呈现出典型的跨学科特征。“性别业已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变量存在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交际学、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心理语言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之中, 渗透到语音、音域、语调、词汇、句性、语法、语义、话语行为、会话模式、多语选择、言语能力、语言习得、语言态度、问题研究、声音认知、课堂用语、法庭用语、语码研究、俗语言学、类语言学、语言普遍规律研究以及文学作品分析等各个研究领域和研究层次。”(杨永林 2004b: 119)

目前, 国外的语言与性别研究主要集中在英美等发达国家, 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 该领域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 我们也应当看到, 西方的语言与性别研究也

存在着不足之处。首先,研究样本的选取与分类偏于简单化,只考虑了两性群体的同质性,而忽略了群体内部的差异性,掩盖了其他社会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其次,局部研究的广度还不够,虽然许多研究确实表明男女的语言行为存在显著差异,但其结论往往被过度概括。第三,对语言变量的功能进行界定时,未充分考虑到语境因素,使得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过于单一,导致研究结论的偏差。第四,现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不断受到质疑和批评,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第五,由于相关的理论框架和理论模式主要是在对白人中产阶级英语使用情况调查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多数理论实际上反映的是英语与性别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在其他语言文化背景之下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一问题的解答有赖于通过大量跨文化研究来佐证。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语言与性别研究尚未引起中国社会语言学界的普遍重视,该领域的研究还处在以介绍和研究西方理论为主的阶段,其现状正如杨永林(2004b: 200)所言:“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十分落后的阶段,有必要迎头赶上。”。通过对有限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笔者发现国内学者运用西方的理论考察英语中性别差异现象的研究较多,而专门探讨汉语性别语言的研究较少;在以汉语为语料的研究中,采用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相对简单,缺乏创新意识。

鉴于上述考虑,本书试图以汉语为语料,借鉴国外最新的理论和方法,考察媒体会话中的性别模式,既探寻语言性别差异,又揭示性别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

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以会话分析为手段,调查竞争性和合作性汉语媒体会

话中, 话语量、打断、最简反馈等会话风格的三个层面所呈现出的性别模式, 探寻汉语文化背景下性别语言的特点和规律, 从而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第二, 借鉴和改进国外最新的理论和方法, 为解决当前困扰语言与性别研究的难题提供思路。性别因素对话语模式的影响是否总是显现? 这种影响何时是显性的, 何时是隐性的? 性别与年龄、地位、权势、语境等其他社会因素是如何交互作用, 从而影响话语模式的? 上述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解释多年来该领域实证研究结果不一致的现象。

第三, 在本土化研究的基础上, 将研究结果与国外相关发现进行对比, 探究两者之间的异同, 对国外现有理论进行检验, 同时为新理论的推出提供依据。

第四, 通过本研究探索和确认导致会话风格性别差异的一系列语言和社会特征, 为消除媒体话语中的性别歧视提供参考。

第五, 认清语言性别模式的特点和规律可以为外语教学^①提供启示和指导。外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提醒学生, 哪些语言形式和哪些交际策略具有性别差异, 从而提高学生的外语交际能力。

1.3 研究过程

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通过互联网搜索确定样本抽取范围, 然后采用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获取所需语料, 并将所有会话资料转写成文字材料。通过对会话材料的定性分析, 对要研究的变量进行标记。最后用描述性统计和推断性统计方法考察变量的相关模式。统计工具使用 SPSS12.0, 具体的数据统计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向方差分析。

^① 此处“外语教学”是广义的, 也包括了对外汉语教学。

1.4 全书结构

本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结构。第二章对国内外语言与性别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全面回顾，并进行批评性评述。第三章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对相关的概念进行了形式和功能的界定，介绍研究中需要用到理论，并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第四章介绍研究设计，提出研究问题。第五章使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汇报数据处理的过程和结果，并对结果进行了讨论。第六章为本书的总结，阐述主要研究发现，回答研究问题，提出对相关研究的启示，并指出本研究的局限性。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述评

本章对国内外语言与性别研究进行回顾和评述。首先,论述国外在该领域研究的四个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性质和特点,分析各阶段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并对西方学者提出的主要理论框架进行梳理。其次,回顾国内语言与性别研究的发展轨迹,评析其功过得失。最后,对语言与性别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出述评,为本研究明确方向,提供理据。

2.1 国外语言与性别研究

2.1.1 早期研究

一般认为,西方的语言与性别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①,然而有关性别与语言之间关系的文字记载早在 300 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在少量 17 世纪的人类学文献中,就记录了某些文化中所谓的“男性语言”和“女性语言”,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西印度群岛一个叫做 Lesser Antilles 的地方,那里的加勒比印第安男女竟然操着不同的语言。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该社团中的女性原

^① 多数文献以 Lakoff (1975) *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 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事实上这方面的系统化研究从 60 年代中期随着变异研究的兴起就已经开始了。

是 Arawak 族人，她们的男性祖先被入侵的 Carib 族人全部杀害，入侵者与幸存的 Arawak 族妇女婚配重新组成家庭。这些妇女保留了 Arawak 语，并把它传授给她们的女儿。家庭中的儿子能听懂母亲的语言，却选择说父亲的 Carib 语，结果导致男女讲不同的语言。

后来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通过对数据的重新分析发现这两种“语言”其实属于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变体，因为文献所记录的词汇中只有 10% 不为男女所共享。换言之，只有一部分词汇而非整个语言体现了性别差异，这种差异并没有大到造成两种独立或不同的语言的程度。因此，Arawak 语和 Carib 语实际上同属一种语言，只不过这种语言带有明显的性别特征而已。尽管如此，Lesser Antilles 的语言状况至少反映了语言与性别的相关性。随着人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扩大，这一现象在许多民族语言中都得到了广泛印证，表明这种差异可以通过语音、形态和词汇等层面体现出来。

在美国东北部一个叫 Gros Ventre 的部落中，男女在发音上体现出有规律的差异 (Coates 1993: 39)。女性发的腭化舌根塞音 (velar plosive) /k/ 到了男性口中却成了腭化齿塞音 (velar affricate) /dʒ/, 如“面包”一词，女性读作 /kja 'tsa/, 男性则读成 /dʒa 'tsa/；“新生儿”一词女性发 /wakinsihi θa/, 男性却说 /wadʒinsihi θa/。西伯利亚东北部的 Chukchi 语也存在类似的性别语音差异，如女性发 /ʃ/ 时，男性则发 /tʃ/ 或 /r/, 因此“人们”这个词，女性读作 /ʃamki ʃin/, 男性读成 /ramkit ʃin/。

在形态层面，美国著名人类文化学家 Sapir 对加利福尼亚地区 Yana 部落的田野调查为我们提供了经典例证。他发现该部落中男性之间的会话与其他情景模式（如女—女、男—女、女—男）在语言形态上存在差异。在男—男会话中，人们遵循这样的一条形态规则：一方面，当大众语言的某个词汇以长元音、双元